



名家隨筆

山桃花

蒋 殊

他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与团队昼夜奋战13年，龙门山终被打开一道门，称龙门，也叫禹门。积聚在此的黄河水瞬间像一双扼着喉咙的手突然松开，欢唱着哗啦啦向南奔流而去。凡事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流浪的百姓归家了，河中的鲤鱼却被冲离了栖息的家园。这些原本居住在黄河上游的居民们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巨大的流水冲出那扇门，跌至下游。这里尽管河道豁然开朗，却不利于它们繁殖后代。原来，黄河鲤产卵的地方需要清澈的水质、丰富的植物和沙砾，为鱼卵提供保护与营养。于是每到春季，鲤鱼们便来到龙门，奋力上溯。面对高高的浪潮，鱼儿们一次次拼力跳跃，水中划过一道道金光！然而水急浪高，鱼儿们一次次失败跌落。仰望龙门，鱼儿们不信这次无法翻越。它们是黄河鲤啊！于是终究，有鲤鱼飞身冲浪，跃过龙门。它们并不能成为传说中的龙，可它们的性格中从此铸进龙的精神。

坐在北魏时代的天梯上，听导游一件件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接力式跨越。

从大禹治水到后来的开凿天梯，再到抗战时期的禹门战役，在这个山高河急的地方，多少人像鲤鱼一样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不可能的跨越。

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跨越，在80多年前。

那是1938年7月接防禹门口的新编第八师二十九团，战士们大多来自遥远的贵阳。他们在龙门山至黄河东岸构建了纵深的防御体系。到了年底，盘踞河津之敌酋藤田纠集日伪军4000多人携带重炮及飞机而来，但被第八师之加强营700余名将士奋起反击，浴血奋战4昼夜后，将敌人挡在龙门之外，粉碎了敌人的计划。当时之所以能取胜，就是新八师二十三团翻山越岭，渡河悄然翻越龙门。

我与AI比写作

马中命

读完此文，我认为很一般，也就是我教过的学生里中等写作水平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称用错了，文中至少有6处该用第一人称“我们”，误写成第二人称“你们”。随后，我自己动手写作，文章如下：

“1977年恢复高考，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。金榜题名的山西籍50多名优秀学子欢欣鼓舞，放下锄头，背上书包，乘上京广线的火车，过黄河、跨长江，日夜兼程，南下桂林。入学后，军训、听课、实习、劳动……同窗三载，朝夕相处，我们结下深情厚谊。

“1981年元月，大家走出校园，歌唱青春，放飞理想，奔赴四方。四十多年来，风霜雨雪，斗转星移，悲欢离合，沧桑巨变。每个同学心中都有一支甜甜的歌，一首酸酸的曲，一肚苦苦的水，一锅辣辣的汤。”
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同学们

门，协助据守在此的战友歼敌千余人，由此守住秦晋咽喉。然而，连长田兴武等290名黔籍勇士却永远长眠于龙门口。

彼时，黄河水依然平静。我却分明听到阵阵呜咽声。

从大梯子崖下来，迫不及待去往不到4公里外的禹门战役纪念碑。

纪念碑广场，遇到一位蹦蹦跳跳的十岁左右小姑娘，她手里提着一丛浅粉色的山桃花。

“妈妈，把花放在哪里？”她边跳边问同行的年轻妈妈。

“放在纪念碑下就行。”妈妈扭身告诉她。

“我不能随便放！”小姑娘的表情非常认真。

“那你就好好放！”妈妈笑了。

小姑娘又将手中的桃花整理了一番，捧在胸前。她将目光投向前方，高高的纪念碑在阳光下透着金色的光。

两手空空的我，轻轻跟在她身后，一步步向英雄走去。我想看看，她所谓的“不能随便放”，是怎样的一种放法。

绝对没想到，小姑娘并未将整枝桃花放在碑下，也未像别人一样一枝枝排开摆放，而是用手细心地一瓣瓣揪下那些花瓣，一片一片围着纪念碑上面的台沿铺成一圈。瞬间，纪念碑像是系了一条粉色的丝带。

小姑娘退后几步，举手，行队礼。突然间，心就暖了一下。

扭身四望，发现竟有大片大片的山桃花盛开在黄河边的田野上，两岸的粉色一路延伸到大梯子崖，与桃花沟中的山桃花会合。

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回身发现是一群少年，在老师的带领下正从对面的台阶飞奔而下，向着纪念碑涌过来。

要坚决丢掉甜酸苦辣的过去从头越，在剩余的人生旅途上看得远点、想得开点、走得悠点……”

我将AI写的标为“A”，我自己写的标为“B”，一并发给了班长。班长又将这两篇文章转发到微信群里，同学们评论纷纷，归结起来，对A文评价是：空洞无物，虚假无味；给B文连连点赞：“真情实感，文采斐然，很棒……”

一道命题作文，人写作，百人百样；若AI写作，就百人一样了。我已经不想再读AI写出的文章，虽然它集万千佳作于一身，努力把天下最香的花、最美的景、最好文章的精华都浓缩其中，但那是外在的、形式的、冰凉的技术美。

我非常自信，自己比AI有情感、有思想、有灵魂、有生命力——它哪里有我生命的曲曲折折，怎么能写出人所饱尝的喜怒哀乐、甜酸苦辣、悲欢离合呢？

黄河，这条承载着5000年华夏文明的母亲河，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滋养了无数的炎黄子孙。从前我只看过山西壶口瀑布、老牛湾等处的壮观场景。那一次，我站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黄河入海口，亲眼目睹了黄河如一条金色的巨龙，自西向东蜿蜒而来，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尘土与故事，以雄浑的气势，行程5000多公里，在这里奔流涌人大海。她浩浩荡荡，势不可挡，她的颜色，是大地的颜色，更是中华儿女皮肤的颜色。

其实黄河水原本并不黄，本有着清澈碧绿的躯体，如上游的甘南、贵德等段。我从前也曾天真地埋怨过，我们的黄河水为什么不能像长江那样清净。后来才知道，黄河水流经黄土高原，由于土质疏松、植被稀少，在暴雨冲刷下导致大量泥沙被带入河流，使得河水浑浊发黄。黄河以母亲般的胸怀无私包容，负重前行，也正是这种品质，她才以气吞山河之势一路向东，汹涌奔流，驮带着10多亿吨泥沙，投入渤海的怀抱，形成了河海交汇的旷世奇景，积沙成陆，每年向海内延伸约2~3公里，新造土地13.8平方公里，年均造地5000余亩，“沧海桑田”的神话正在这里不断上演。

黄河入海口遐思

张润福



斗转星移、沧桑变幻，在河、海、湖的交互作用下，这片新生的土地上形成了大面积的浅海、滩涂、沼泽、河流等地貌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湿地环境。延绵的浅滩植物碱蓬、刺槐林，浩瀚无边的芦苇荡，成排成片的柳树，独特的生态环境，造就了候鸟迁徙的重要“中转站”、越冬地和繁殖地。

我站在岸边，感受着脚下土地的坚实，耳边是海风轻吟，心中却是波澜壮阔。

黄河从青藏高原的雪峰出发，穿越千山万水，滋养了黄河流域的文明，见证了中华大地的兴衰更替。如今，黄河水正在变清，这得益于我国长期以来，在黄土高原上坚持的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的生态建设。

站在黄河入海口，我仿佛与历史对话，与自然共鸣。黄河，你不仅是地理上的河，更是精神上的河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。

望着这壮阔的景象，我不禁思考，黄河入海，不仅是大自然的归宿，更是文明的交融，她以自己的方式，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理，提醒着我们要珍惜自然，保护好我们的家园。